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乩仙逸事

柳翠雲，明季宮人，籍隸杭州。父德明，固名秀才。僅生一女，幼耽書史，長習詠吟，年甫及笄，容姿綽約，體態輕盈，見者以為神仙中人不啻也。宏光南渡，妙選才人以充後宮，女亦預其列。臨行別父母，泣涕登車。時國事已不可為，而宏光在宮中日事宴游，繁弦急管，藉破愁城，往往自宵達旦。大兵下江南，諸臣迎降，宏光遁去，女為胡珏所掠，獻於某王麾下。女宛轉哀祈，慘淡玉顏，有若梨花帶雨。王憐之，縱歸。冀得重與父母相見。其母路氏，時偕鄉民避兵村落。有王□一者，給雲送之往，遂挾女至溧陽，投潘奴。潘奴名茂，江寧彭氏僕也。素以桀驁稱，橫行鄉曲，至是乘亂據城叛，城內外皆賊，甲馬洶洶。溧陽城北有太白樓，往日名流賦詩飲酒所也。潘奴豔女色，命幽之樓上。女佯作臨窗眺望，時思躍身赴樓下死，為左右女奴所持，不得遂。潘奴聞之，使數□女奴環而守焉。潘奴敗，賊黨挾女奔廣德，行至溧陽南門外三□餘里，有鎮曰戴埠，一聚落也。女恒欲覓死，賊防閒益嚴。

聞明之號七王者，駐兵千口，廬中書象同駐兵張渚，知明亡消息，乃殉難於丁山嶺。嶺距戴埠僅□許里，賊亦順道趨此，探明兵已潰散，遂不復留，逕馳至棉嶺少休焉。棉嶺距溧陽南城六□里。賊四出縱掠。民家有宋連壽者，世居後岡，去棉嶺不過里許，素以巨富著名，廬舍櫛比，阡陌雲連，一鄉中推為巨擘。賊排闥直入，搜得家釀數□甕，縱飲沈醉，狼藉臥地，守者其防遂疏。後岡有大溪迴環，水聲潺不絕，側有大松樹，亭亭若偃蓋，其高數丈，蔭蔽□餘畝，虯龍攫拿，蒼翠干霄。女乃仰天而歎曰：「此乃我死所矣！」解帶自縊。

當時莫有知者。後二百餘年，溧陽諸文士於長夏賦閒，灑掃靜室，結社扶鸞，女乃降乩，先書一五絕云：

落花空自舞，飛絮撲簾旌。

多少仙才士，誰憐殉節人？繼乃詳述顛末如此，且云：「於太白樓下欲死，於戴埠欲死，而俱不得，及至棉嶺，乃得以身殉焉。又不能殺一賊而與之俱死，殊足惜焉。以帝王之宮嬪而受辱於人奴，國法未誅；以節烈之名媛而屈死於非命，史冊不載。一心耿耿，此意茫茫。雖沈魂魄於山阿，未睹闡揚於韻土。今諸君子徘徊樹下，能不傷心？故於燈影將闌，爐香未滅，聊陳往事。若得發為歌詠，譜入管弦，或賜以表章，載諸志乘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，孝雲感且不朽！」由是女之名遂傳於世。

好事者求其墓，在溧陽城外二□里，為樹石碣以志焉。華亭高藥房孝廉崇瑞乘鐃穎上，曾征詩於諸同人。上海艾杏坪茂才采女事入雜錄，而係以四詩，云：

節烈流傳溧溧陽，寒泉澗底姓名香。

深宮未得君王寵，一死長留壺牒光。

名媛才調出天家，何物潘奴敢駐車。

尚有費宮人媲美，宮牆一樣女貞花。

太白樓邊認淚痕，落花飛絮冷孤禩。

丁山嶺外松林下，冰雪無瑕玉女魂。

宏光天子太風流，歌舞場空跡未留。

獨有青山埋豔骨，芳名喬木共千秋。

又有程季玉者，亦以才媛而遭兵劫，

前後二百年，事若相類，有同悲焉。

季玉姓程，名琬，吳興人，出自世家。幼即延師課讀，於唐宋元明諸大家詩，皆能瑯瑯上口。喜為韻語。偶爾落筆，便自斐然。上有二姊，長曰伯，次曰仲琳，咸能識字知書。女年最幼而性最聰敏。每值閨中倡和，女詩獨先成，往往獨探驪珠，壓倒元白，群呼為不榘進士。父母尤寵愛之，視為掌上珍。父以一官需次吳門，遂家焉。

庚申，發逆南竄，江浙淪陷，賴先期徙居鄧尉，得免於難，時女年僅□齡也。旋知鄧尉亦不可居，乃賃扁舟一葉，作浮家泛宅想，往來澱泖間。女於倉皇急難之中，不廢吟詩。逮後亂事粗定，避兵謀食者，群聚於滬瀆一隅，遂亦奇跡春申浦上。女稍長，容益美豔，不假涂澤，而其秀在骨，見者無不愛慕臻至。壬戌春初，滬上亦時有風鶴之警。大吏方檄女父往江北勸捐，遂挈眷以行，僑寓如臯，固賈大夫射雉之所也。女於刺繡之餘，常至冒家廢墅遊覽。或遇枯木寒花，斷橋流水，輒低徊不忍去。有時剔蘄書字，坐石看雲，偶獲一二佳句，即鐫諸竹樹，率以為常。

一日，短牆外忽露一人面，古貌疏髯，作黃冠裝束。聆女微吟，亟贊曰：「好詩！」女方驚而四顧，而道士已自園扉進，見長女揖。女亦祿衫答之。旁立女婢即叱之退。輿夫謂之曰：「此程明府女公子也。汝出家人，何不自知？勿冒昧取辱。」道士曰：「吾本欲一見程明府耳，汝其導我往。」輿夫即與偕行。既至，女父立延見於客座。道士猝然問曰：「女公子曾諧姻事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此蕊宮仙子偶爾謫降紅塵耳。宜度為女道士，可免災厄。否則壽恐弗永。」女父咄之。道士笑曰：「我固知君之不能從也。」飄然竟去。須臾，女歸。

女父因述其事於諸姊妹間，嗤其妄語。獨女俯首，默有所會，久之，曰：「我不憶何處曾見斯人。」女居如臯兩年，甲子春間，賊勢漸蹙，李宮保親統勁旅，轉戰而前，克復甌垣。時有降賊外示服順而內懷崛強，宮保特斬之以徇於軍中，然後反側子以安，而人心乃定。女思鄉慕切，遂於金閨門外擇三椽以居焉。當女舟楫往來時，為營兵所窺見，驚為天仙化人，思欲得之，以宦家女，未敢遽爾孟浪。某少尉與營兵相善而亦識女父，銳身自任，代作冰上人。營兵以階級固當得官，囊中蓄積頗富，因以重利之。女父聞言，憤然作色曰：「此何蟲豸，乃欲匹我女耶？」揮之出門外。營兵銜憾刺骨。□二月二日，天寒欲雪，彤雲四垂，女父方以勾當公事外出，是夕，營兵竟糾眾破扉入，劫女往僻地，逼之不從，乘間自經死。營兵懼禍，薄葬之於虎阜白骨塔中，以滅其跡。女年僅□有四歲。

越數年，謝君綏之設乩壇於桃花塢精舍，學道參真，冀有所得。時九月二□夕間，涼露初零，殘月已上，二三同志共為扶鸞，忽洞雲仙子降書云：「我生不辰，少遭離亂。倖免餘生於紅劫，反遭逼勒於綠營。正梅待字之年，經落葉傷心之慘。黃金有價，難移日之貞；白璧無瑕，自矢嚴霜之操。命拚一索，魂返九原。乃蒙天帝褒榮，冊封洞雲仙子，得超鬼■，許列仙班。供職紫霄，青鸞作伴；廁身玉洞，蓬島遊行。懷前事以茫茫，思舊情兮脈脈。青年姊妹，都為望帝之鵲；白髮爺娘，難庇將雛之燕。故鄉灰燼，血食無靈；仙仗途遙，思歸有夢。茲者蓉城出使，梓里偶經，聽到烏啼，肝腸欲裂；感生蛩絮，形影自憐。表勁節於千秋，煩君兔管；搥幽思之一縷，在此鸞壇。」又為七絕兩首云：

氣馬形車下九天，精神恍惚繫爐煙。

塵緣已了鄉心在，願侍爺娘不羨仙。

一領銖衣冷襲裾，故園下瞰已成墟。

有人問我修真訣，雲度飛鴻月養魚。

又作即景詩五絕兩首云：

宵深人語靜，秋老月光疏。

試問紗窗外，花壇掃也無？

開窗望秋月，凝睇怯衣單。

露冷梧桐落，流光釀曉寒。

書畢寂然。同人方擬再有所問，叩之，亦不應。座中有微知其事者，咸為咨嗟太息。或云：「女之姊妹二人，咸於如嗶化去。」大抵才貌兩端，皆為造物之所忌；而如女之猝遇狂且，懷貞抱璞以死，則尤可愍也。聞當時營兵逸去，莫可蹤跡。女父以微官而在下位，不能一伸其冤。採訪事實，言之當道，以請旌表，此後死者之責也。柳程皆以一弱女子而能御強暴而不撓，臨死亡而不懼，鬚眉且愧之矣！嗚呼，豈不足為巾幗光哉！合併書之，以垂後世。